

古今小說

可惜名花一葉
燒燬深閨幽處
不遇花柳科
就解作殘破
恨、恨故東
風多付



食肉與麻杜法象
歸福道明情新祥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鉗

世事番騰似轉輪

眼前凶吉未爲真

請看久久分明應

天道何曾負善人

聞得老郎們相傳的說話，不記得何州甚縣，單說有一人，姓金名孝，年長未娶，家中只有個老母，自家賣油爲生。一日挑了油擔出門，中途因裏急走上茅廁，大解，拾得一個布裹肚，內有一包銀子，約莫有三十兩。金孝不勝歡喜，便轉擔回家，對老娘說道：「我今日造化，拾得許多銀子。」老娘看見，吃了一驚，道：「你莫

非做下歹事偷來的麼金孝道我幾曾偷慣了別人的東西却恁般說早是隣舍不曾聽得哩這鬘肚其實不知什麼人遺失在茅坑傍邊喜得我先看見了拾取回來我們做竊經記的人容易得這主大財明日燒個利市把來做販油的本錢不強似賺別人的油賣老娘道我兒常言道貧富皆由命你若命該享用不生在挑油擔的人家來了依我看來這銀子雖非是你設心謀得來的也不是你辛苦掙來的只怕無功受禍反受其殃這銀子不知是本地人的遠方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的或是借貸來的一時間失

解孝
解孝

說了，孤尋不見這一場煩惱，非小連性命都失前了。也不可知。曾聞古人裴度還帶積德，你今日原到拾銀之處，看有甚人來尋，便引來還他原物，也是一番陰德。皇天必不負你。金孝是個本分的人，被老娘教訓了一場，連聲應道：說得是，說得是，放下銀包，裹肚跑到那茅廁邊去，只見鬧嚷嚷的一叢人圍着一個漢子，那漢子氣忿忿的叫天叫地。金孝上前問其緣故，原來那漢子是他方客人，因登東解脫了裹肚，失了銀子，找尋不見，只道卸下茅坑，喚幾個潑皮來，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擁着開看。金孝便問客人道：

你銀子有多少，客人胡亂應道：「有四五十兩。」金孝老實便道：「可有個白布裹肚麼？」客人一把扯住金孝道：「正是，正是，是你拾着還了我，情愿出賞錢。」衆人中有快嘴的便道：「依着道理，平半分也是該的。」金孝道：「真個是我拾得放在家裡，你只隨我去，便有衆人都想道：『拾得錢財，巴不得瞞過了人。』那曾見這個人到去尋主兒還他，也是異事。」金孝和客人動身時，這夥人一閃都跟了去。金孝到了家中，雙手兒捧出裹肚，交還客人。客人檢出銀包看時，曉得原物不動，只怕金孝要他出賞錢，又怕衆人喬主張他平分，反使欺心。

金孝道

賴着金孝道我的銀子原說有四五十兩如今只得這些你匿過一半了可將來還我金孝道我纔拾得回來就被老娘偏我出門尋訪原主還他何曾動你分毫那客人賴定短少了他的銀兩金孝道負屈忿恨一個頭脖子撞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把頭髮提起像隻小雞一般放番在地捻着拳頭便要打引得金孝七十歲的老娘也奔出門前叫屈衆人都有些不平似殺陣般嚷將起來恰好縣尹相公在這街上過去聽得喧嚷歇了轎分付做公的拿來審問衆人怕事的四散走開去了也有幾個大膽的站在傍

邊看縣尹相公怎生斷這公事却說做公的將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縣尹面前當街跪下各訴其情一邊道他拾了小人的銀子藏過一半不還一邊道小人聽了母親言語好意還他他反來圖賴小人縣尹問衆人誰做證見衆人都上前稟道那客人脫了銀子正在茅廁邊抓尋不着却是金孝自走來承認了引他回去還他這是小人們衆目共覩只銀子數目多少小人不知縣令道你兩下不須爭嚷我自有道理教做公的帶那一千人到縣來縣尹升堂衆人跪在下面縣尹教取褻肚和銀子上來分付庫吏把銀

子兒准回復庫吏復道有三十兩縣主又問客人道
你銀子是許多客人道五十兩縣主道你看見他拾
取的還是他自家承認的客人道實是他親口承認
的縣主道他若是要賴你的銀子何不全包都拿了
却止藏一半又自家招認出來他不招認你如何曉
得可見他沒有賴銀之情了你失的銀子是五十兩
他拾的是三十兩這銀子不是你的必然另是一個
人失落的客人道這銀子實是小人的小人情愿只
領這三十兩去能縣尹道數目不同如何冒認得去
這銀兩合斷與金孝領去奉養母親你的五十兩自

去抓尋金孝得了銀子，千恩萬謝的，扶着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經官斷，如何敢爭？只得含羞噙淚而去。衆人無不稱快。這叫做

欲圖他人

翻失自己

自己羞慚

他人歡喜

看官今日聽我說金釵鈿這樁奇事，有老婆的翻沒了，老婆沒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兩個，圖銀子的翻失了，銀子不要，銀子的翻得了，銀子事跡雖異，天理則同。却說江西贛州府石城縣有個縣廉憲，一生爲官清介，並不要錢，人都稱爲魯白水。

郭魯廉憲與同縣顧金事累世通家魯家一千二百名
學會顧家一女小名阿秀兩下面約爲婚來往間親
家相呼非止一日因魯奶奶病故廉憲攜着孩兒在
子任所一向遷延不曾行得大禮誰知廉憲在任一
病身亡學會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止
存下幾間破房子連口食都不周了顧金事見女婿
窮得不像樣遂有悔親之意與夫人孟氏商議道魯
家一貧如洗眼見得六禮難備婚娶無期不若別求
良姻庶不誤女兒終身之托孟夫人道客家雖然窮
了從幼許下的親事將何辭以絕之顧金事道如今

只差人去說男長女大催他行禮兩邊都是冒家各有體面說不得沒有兩個字也要出得他的門入的我的戶那窮鬼自知無力必然情愿退親我就要了他休書却不一刀兩斷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恠只怕他到不肯顧念事道在家從父這也由不得他你只慢慢的勸他便了當下孟夫人走到女兒房中說知此情阿秀道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婚姻財夷虜之道爹爹如此欺貧重富全没人倫夾難命孟夫人道如今爹去催曾家行禮他若行不起倒願退親你只索罷休阿秀道說那里話若曾家

不能與。我見情愿守志終身決不改道。當初錢玉
孜江全節留名萬古。爹爹若是見這孩兒就拚却
命亦有何難。孟夫人見女托性又苦他又憐他心
一計除非瞞過僉事密地喚魯公子來助他些東
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忽一日顧僉事往東庄
收租有好幾日捱問孟夫人與女兒商量停當了喚
園公老歐到來夫人當面分付教他去請魯公子後
門相會如此如此不可洩漏我自有多賞。老園公領
命來到魯家但見

門如敗寺屋似破窰窓榻離披一任風聲開閉

女情可恨
所以金瓶
不止

房冷落絕無烟氣蒸騰。牆漏瓦樞樓足。只怕雨
來。舊椅破床。便當柴也。少火力。盡說官家門戶。倒
誰憐清吏子孫貧。

說不盡魯家窮處。却說魯學曾有個姑娘。嫁在梁家。
離城將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歿。止存一子梁尚賓。新
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兒一處過活。家道粗足。這一
日魯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個燒火的白
髮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傳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
寄信去請公子回來。此是夫人美情。越這幾日老爺
不在家中。專等事。事不可失信。囑罷自去了。這里老

本

小人通
之誤編
得近照可

婆子想道此事不可遲緩也不好轉托他人傳話當
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裡當
下囑付隣人看門一步一跌的問到梁家梁媽止
留着姪兒在房中吃飯婆子向前相見把老團公言
語細細述了姑娘道此是美事掇掇姪兒快去魯公
子心中不勝歡喜只是身上藍縷不好見得岳母要
與表兄梁尚賓借件衣服遮醜原來梁尚賓是個不
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應道衣服自
有只是今日進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門牆不知深淺
令岳母夫人雖然有話衆人未必盡知去時也須仔

細憑着愚見還屈賢弟在此草棚明日只可早往不
可晚行魯公子道哥哥說得是梁尚賓道愚兄還要
到東村一箇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來再得奉陪又
囑付梁媽媽道婆子走路辛苦一發留他過宿明日
去罷媽媽也只道孩兒是箇好意真箇把兩人都留
住了誰知他是箇奸計只怕婆子回去時那邊老園
公又來相請露出魯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自己不
好去打脫冒了正是

欺天行當人難識

立地機關鬼不知

梁尚賓背却公子換了一套新衣悄悄地出門迤投城

中頭急事家來却說正夫人是教老園公開了門
問何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裡只見一個後生身上
穿得齊整整腳兒走得慌慌張張望着園門欲進
不進的老園公問道郎君可是魯公子麼榮尚賓連
忙鞠個躬應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見召特地到此
望乞通報老園公慌忙請到亭子中暫住急急的進
去報與夫人孟夫人就差個管家婆出來傳話請公
子到內室相見纔下得亭子又有兩個丫鬟提着兩
碗紗燈來接彎彎曲曲行過多少房子忽見朱樓畫
閣方是內室孟夫人揭起朱簾秉燭而待那榮尚賓

第

一來是個小家出身，不曾見恁般富貴樣子。二來是個村郎，不通文墨。三來自知假貨，終是懷着個鬼胎，意氣不甚舒展。上前相見時，跪拜應答，眼兒得禮貌粗疎，語言滯滯。孟夫人心下想道：「好恁全不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道：「常言人貧智短，他恁地貧困，如何恁得他失張失智，轉了第二個念頭？」心下愈加可憐起來。茶罷，夫人分付忙排夜飯，就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初時不肯，被母親逼了兩三次，想着父親有賴婚之意，萬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訣。若得見親夫一面，死亦甘心。當下離了繡閣，含羞而出。孟夫人道：「我兒，」

過來見了公子，只行小禮罷。假公子朝上連作兩個揖。阿秀也福了兩福，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兩眼只瞧那小姐，見他生得端麗，骨髓裡都發痒起來。這里阿秀只道見了真丈夫，低頭無語，滿腹恹惶，只饒得哭下一場。正是：真假不同心，腸各別。少頃飲罷，已到夫人教排做兩桌上面一桌，請公子坐打橫，一桌娘兒兩個同坐。夫人道：「今日倉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事，殊不成禮。休休，休假公子剛上謝得個打撓二字，面皮都急得通紅了。」席間夫人把女兒守志一事

夫人道

略叙一叙假公子應了一句縮了半句夫人也只認他害羞全不爲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覺局促本是不能飲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強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分付收拾鋪陳在東廂下留公子過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別要行夫人道彼此至親何拘形迹我母子還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見丫鬟來稟東廂內鋪設已完請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謝酒丫鬟掌燈送到東廂去了夫人喚女兒進房趕去侍婢開了箱籠取出私房銀子八十兩又銀盃二對金首飾一十六件約值百金一手交付女兒說道做娘的手巾

只有這些你可親去交與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費

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兒禮有經權事有緩急如今尷尬之際不是你親去囑付把夫妻之情打動他他如何肯上緊窮孩子不知世事倘或與外人商量被人哄誘把東西一時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時悔之何及這東西也要你袖裡藏去不可露人眼目阿秀聽了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便道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我教管家婆跟你去當下喚管家婆來到分付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東廂與公子叙話又附耳道送到時你只在門外等

金瓶梅

候省得兩下礙眼，不好交談。管家婆已會其意了，再說假公子獨坐在東廂，明知有個蹉跎緣故，只是不睡。果然一更之後，管家婆捱門而進，報道小姐自來相會。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叙禮，有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個字也講不出，及至見了小姐，偏會溫存絮話。這里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背却夫人一般，也老落起來。兩個你問我答，叙了半晌。阿秀話出，衷腸不覺兩淚交流。那假公子也裝出捶胸嘆氣，揩眼淚，縮鼻涕，許多醜態，又假意解勸小姐，抱持綽起儘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門外聽見兩下悲泣，

見識不
遜

連累他也。恹恹墜下幾點淚來。誰知一邊是其一邊
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銀兩首飾。遞與假公子再三
囑付。自不必說。假公子收過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
燈兒吹滅。苦要求歡。阿秀怕聲張起來。被了鬟們聽
見了。壞了大事。只得勉從。有人作如夢令詞云。

可惜名花一朵。繡幙深閨。藏護不遇採花郎。抖被
狂蜂殘破。錯悞。錯悞。怨殺東風分付。

常言事不三思終有後悔。孟夫人要私贈公子玉成
親事。這是錦片的一團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樁事情。
如何不教老園公親見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來。

只合當面囑付一番把東西贈他再教老園公送他
回去看個下落萬無一失于不合萬不合教女兒出
來相見又教女兒自往東廂叙話這分明放一條方
便路如何不做出事來莫說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
不得枉做了一世牽扳的話柄這不算做姑息之愛
反害了女兒的終身閒話休題且說假公子得了便
宜放鬆那小姐去了五鼓時夫人教丫鬟催促起身
梳洗用些茶湯點心之類又囑付道拙夫不久便回
賢婿早做準備休得怠慢假公子別了夫人出了後
花園門一頭走一頭想道我白白裡騙了一個宦家

閨女又得了許多財帛，不曾露出馬脚，萬分僥倖。只是今日魯家又來不爲全美聽得說，顧僉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擔閣他一日，待明日纔放他去。若得領僉事回來，他便不敢去了。這事就十分乾淨了。計較已定，走到個酒店上，自飲三盃，吃飽了肚裡，直挺捱到午後，方纔回家。魯公子正等得不耐煩，只爲沒有衣服轉身不得。姑娘也焦燥起來，教莊家往東村尋取兒子，並無踪跡。走向媳婦田氏房前問道：「兒子衣服有麼？」田氏道：「他自己檢在箱裏，不曾留得鑰匙。」原來田氏是東村田貢元的女兒，到有十分顏色，又且

通書達禮曰貢元原是石城縣中有名的一個豪傑
只爲一個有司官與他做對頭要下手害他却是梁
尚賓的父親與他舅子啓廉憲說了廉憲也素聞其
名替他極口分辨得免其禍因感激梁家之恩把這
女兒許他爲媳那田氏像了父親也帶三分俠氣見
丈夫是個蠢貨又且不幹好事心下每每不悅開口
只叫做村郎以此夫婦兩不和順連衣服之類都是
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他却說姑姪兩個正
在心焦只見梁尚賓滿臉春色回家老娘便罵道兄
弟在此專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里墮酒整夜不歸

又沒尋你去處梁尚賓不同娘語一逕到自己房中
把袖裡東西都藏過了纔出來對魯公子道偶爲小
事纏住身子擔閣了表第一日休恠休恠今日天色
又晚了明日回宅罷老娘罵道你只顧把件衣服借
與做兄弟的等他自已幹正務管他今日明日魯公
子道不但衣服連鞋襪都要告借梁尚賓道有一雙
青段子鞋在間壁皮匠家底今晚催來明日早奉
穿去魯公子沒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到明朝梁尚
賓只推頭疼又睡個日高三丈早飯都吃過了方纔
起身把道袍鞋襪慢慢的逐件搬將出來無非要延

握時刻候其美事。魯公子不敢就穿。又借個包袱兒包好付與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果之類。喚個庄客送公子回去。又囑付道者親事就緒可來回復我。一聲省得我牽掛。魯公子作揖轉身。梁尚賓相送一步。又說道。兄弟。你此去須是仔細。不知他意見好歹。真假何如。依我說。不如只往前門硬挺着身子進去。怕不是他親女婿。豈你出來。又且他家差老園公請你有憑有據。須不是你自輕自賤。他有好意。自然相請。若是翻轉臉來。你拚得與他訴落一場。也教街坊上人曉得。倘到後園曠野之地。彼他

暗算你却没有個退步。魯公子又道：哥，你說得是正是。

背後害他當面好 有心人對沒心人

魯公子回到家裡，將衣服鞋襪裝扮起來，只有頭巾分寸不對，不曾借得，把舊的脫將下來，用清水擺淨。教婆子在隣舍家借個熨斗，吹些火來，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壞的去處，再犯些飯兒粘得硬硬的，墨兒塗得黑上的，只是這頂巾也弄了一個多時辰。左帶右帶，只怕不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當了，方纔移步，運投顧僉事家來。門公認是生客，回道：老爺東莊去了。

魯公子終是宦家的子弟，不慌不忙的說道：「可通報老夫人說道：魯某在此門，公方知是魯公子，却不曉得來情，便道：老爺不在家，小人不該亂傳。」魯公子道：「老夫人有命，喚我到來，你去通報，自知須不連累你們。」門公傳話進去，稟說魯公子在外，要見，還是留他進來，還是辭他？孟夫人聽說吃了一驚，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來，且請到正廳坐下，先教管家婆出去問他有何話說。管家婆出來，瞧了一瞧，慌忙轉身進去，對老夫人道：「這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夜的臉兒。」前夜是胖胖兒的，黑黑兒的，如今是白白兒的，瘦瘦兒的。」

夫人不信道有這等事。親到後堂從解內張有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委決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細細把家事盤問他。答來一字無差。孟夫人初見假公子之時。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語言文雅。倒像真公子的樣子。再問他今日爲何而來。答道前蒙老園公傳語呼喚。因魯某羈滯鄉間。今早纔回。特來參謁。望恕遲悞之罪。夫人道這是真情無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脫冒的冤家。又是那里來的。慌忙轉身進房與女兒說其緣故。又道這都是做爹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没人知道。往事不須題。

起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請來的無物相贈如之奈何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都是空

阿秀聽罷呆了半晌那時一肚子情懷好難描寫說慌又不是慌說羞又不是羞說惱又不是惱說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亂針刺體痛痒難言喜得他志氣過人早有了三分主意便道母親且與他相見我自自有道理孟夫人依了女兒言語出廳來相見公子公子掇一把校椅朝上放下請岳母大人上坐待小婿魯某拜見孟夫人謹讓了一回從傍站立受了兩拜便

教管家婆扶起看坐公子道魯某只爲家貧有缺禮
數蒙岳母大人不棄此恩生感不忘夫人自覺惶愧
無言可答忙教管家婆把廳門掩上請小姐出來相
見阿秀站住簾內如何肯移步只教管家婆傳語道
公子不該擔閣鄉間負了我母子一片美意公子推
故道某因患病鄉間有失奔趨今方踐約如何便說
相負阿秀在簾內回道三日以前此身是公子之身
今遲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櫛有玷清門便是金帛之
類亦不能相助了所有金釵二股金釧一對聊表寸
意公子宜別選良姻休得以妾爲念管家婆將兩般

首飾遞與公子。公子還疑是悔親的說話。那里肯收。阿秀又道：公子但留下不久，自有分曉。公子請快轉身，留此無益說罷。只聽得哽哽咽咽的哭了進去。魯學會愈加疑惑，向夫人發作道：小婿雖貧，非爲這兩件首飾而來。今日小姐似有決絕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語，旣如此相待，又呼喚魯某，則甚？夫人道：我母子並無異心，只爲公子來遲，不將婚事爲重，所以小女心中憤怨。公子休得多疑。魯學會只是不信，叙起父親存日許多情分，如今一歎一生，一貧一富，就忍得改變了魯某，只靠得岳母一人做主，如何三日。

後也生後悔之心。勞勞叨叨的說個不休。孟夫人有
口難辨。倒被他纏住身子。不好動身。忽聽得裡面把
將起來。丫鬟氣喘喘的奔來。報道奶奶不好了。快來
救小姐。嚇得孟夫人一聲冷汗。巴不得再添兩隻腳
在肚下。管家婆扶着左腋。跑到繡閣。只見女兒將羅
帕一幅。縊死在床上。急急解救時。氣已絕了。叫喚不
醒。滿房人都哭起來。魯公子聽小姐縊死。還道是做
成的圈套。然他出門。兀自在廳中嚷刮。孟夫人忍着
疼痛。傳話請公子進來。公子來到繡閣。只見牙床錦
被上。直挺挺倘着個死小姐。夫人哭道。賢婿你今番

認一認妻子公子當下如萬箭攢心放聲大哭夫人道賢婿此處非你久停之所怕惹出是非貽累不小快請回罷教管家婆將兩般首飾納在公子袖中送他出去魯公子無可奈何只得挹淚出門去了這里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殮一面東莊去報顧僉事回來只說女兒不願停婚自縊身死顧僉事懊悔不迭哭了一場安排成喪出殯不題後人有詩贊阿秀云

灰生一諾重千金

誰料奸謀禍弄深

三尺紅羅報夫主

始知汗體不汗心

却說魯公子回家看了金銀鎖哭一回嘆一回疑一

同又解一回，正不知什麼緣故，也只是自家命薄所致耳。過了一晚，次日把借來的衣服鞋襪依舊包好，親到姑娘家去送還。梁尚賓曉得公子到來，到躲了出去。公子見了姑娘，說起小姐縊死一事，梁媽媽連聲感嘆，留公子酒飯去了。梁尚賓回來問道：「方纔表弟到此，說曾到顧家去，不曾見梁媽媽。」道：「昨日去的不知甚麼緣故，那小姐嗔惟他來遲三日，自縊而死。」梁尚賓不覺失口叫聲「阿呀」，可惜好個標致小姐。梁媽媽道：「你那里見來？」梁尚賓遮掩不來，只得把自己打脫冒事述了一遍。梁媽媽大驚，罵道：「沒天理的禽獸！」

做出這樣勾當，你這房親事還虧舅舅作成你的。你今日恩將仇報，反去破壞了做兄弟的姻緣，又害了顧小姐一命，汝心何安？千禽獸萬禽獸，罵得梁尚賓開口不得，走到自己房中。田氏閉了房門，在裡面罵道：「你這樣不義之人，不久自有天報。你想善終，從今你自你，我自我，休得來連累人。」梁尚賓一壯氣正沒出處，又被老婆訴說，一脚跌開房門，揪了老婆頭髮，便打。又是梁媽媽走來，喝了兒子出去。田氏挺胸大哭，要死要活。梁媽媽勸他不住，喚個小轎擡回娘家去了。梁媽媽又氣又苦，又受了驚，又愁事跡敗露，當

田氏哭
有聲

晚一夜不睡發寒發熱病了七日嗚呼哀哉田氏聞得婆婆死了特來奔喪帶孝梁尚賓舊情不息便罵道賊潑婦只道你住在娘家一世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兩下又爭鬧起來田氏道你幹了虧心的事氣死了老娘又來消遣我我今日若不是婆死永不見你村郎之面梁尚賓道怕斷了老婆種要你這潑婦見我只今日便休了你去再莫上門田氏道我寧可終身守寡也不願隨你這樣不義之徒若是休了到得乾淨回去燒個利市梁尚賓一向夫妻無緣到此說了盡頭話癡一口氣真個就寫了離書手印付與

田氏田氏拜別婆婆靈位，哭了一場，出門而去。正是

有心去調他人婦

無福難招自己妻

可惜田家賢慧女

一場相罵便分離

話分兩頭，再說孟夫人追思女兒，無日不哭。想道：信是老歐寄去的，那黑胖漢子，又是老歐引來的。若不是通同作弊，也必然漏洩他人了。等丈夫出門拜客，喚老歐到中堂，再三訊問，却說老歐傳命之時，其實不曾洩漏。是魯學會自家不令，借衣惹出來的奸計。當夜來的是假公子，三日後來的是真公子。孟夫人肚裡明明曉得有兩個人，那老歐肚裡還日認做一

個人隨他分辨如何得明白。夫人大怒罵教手下把
他拖番社地，重責三十板子，打得皮開血噴。顧命事
一日偶到園中，叫老園公掃地，聽說被夫人打壞，動
彈不得，教人扶來，問其緣故。老歐將夫人差去約會
公子來家，及夜間房中相會之事，一說了。顧命事大
怒道：「原來如此！」便叫打僮親到縣中，與知縣訴知其
事，要將魯學曾抵償女兒之命。知縣教補了狀詞，差
人拿魯學曾到來，當堂審問。魯公子是老實人，就把
實情細細說了。見有金釵，細雨般是他所贈。其後園
私會之事，其實沒有。知縣就喚園公老歐對證。這老

人家兩眼模糊前番黑夜裡認假公子的面龐不真
又且今日家主分付了說話一口咬定魯公子再不
鬆放知縣又徇了顧念事人情着實用刑拷打魯公
子吃若不過只得招道顧奶奶好意相喚將金釵鈿
助爲聘資偶見阿秀美貌不合轉起淫心強逼行奸
到第三日不合又往致阿秀羞憤自縊知縣錄了口
詞審得魯學曾與阿秀空言議婚尚未行聘過門雖
以夫妻而論旣因奸致死合依威逼律問絞一面發
在死囚牢裡一面備文書申詳上司孟夫人聞知此
信大驚又訪得他家只有一個老婆子也嚇得病倒

無人送飯想起這事與魯公子全沒相干到是我害了他私下處些銀兩分付管家婆央人替他牢中使
用又屢次勸丈夫保全公子性命顧僉事愈加忿怒
石城縣把這件事當做新聞沿街傳說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行千里

顧僉事爲這聲名不好必欲置魯學曾于死地再說
有箇陳瀛御史湖廣籍貫父親與顧僉事是同榜進
士以此顧僉事叫他年姪此人少年聰察專好辨
冤析枉其時正奉差巡按江西未入境時顧僉事先
去囑托此事陳御史口雖領命心下不以爲然蒞任

三目便發牌按臨贛州嚇得那一府官吏尿流屁滾
審錄日期各縣將犯人解進陳御史審到魯學曾一
起閱了招詞又把金釵細看了叫魯學曾問道這金
釵細是初次與你的麼魯學曾道小人只去得一次
並無二次御史道招上說三日後又去是怎麼說魯
學曾口稱冤枉訴道小人的父親存日定下傾家親
事因父親是箇清官死後家道消乏小人無力行賻
岳父顧念事欲要悔親是岳母不肯私下差老園公
來喚小人去許贈金帛小人羈身在鄉三日後方去
那日只見得岳母並不曾見小姐之面這好情是屈

招的御史道既不曾見小姐這金釵何人贈你魯
學曾道小姐立在簾內只責備小人來遲誤事莫說
婚姻連金帛也不能相贈了這金釵細釵留箇憶念
小人還只認做悔親的話與岳母爭辨不期小姐房
中縊死小人至今不知其故御史道恁般說當夜你
不曾到後園去了魯學曾道實不曾去御史想了一
回若特地喚去豈止贈他釵釵二物詳阿秀抱怨口
氣必然先有人冒去東西連奸騙都是有的以致羞
憤而死便叫老歐問道你到魯家時可曾見魯學曾
麼老歐道小人不曾面見御史道既不曾面見夜間

來的，你如何就認得是他老歐？道他自稱魯公子，特來赴約。小人奉主母之命，引他進見的，怎賴得沒有？御史道：相見後幾時去的？老歐道：聞得裡面夫人留酒，又贈他許多東西。五更時去的。魯學曾又叫屈起來，御史喝住了，又問老歐：那魯學曾第二遍來，可是你引進的？老歐道：他第二遍是前門來的小人，並不知御史道：他第一次如何不到前門，却到後園來尋你？老歐道：我家奶奶着小人寄信原教他在後園來的。御史喚魯學曾問道：你岳母原教你到後園來，你却如何往前門去？魯學曾道：他雖然相喚，小人不知。

意見真假只怕園中墮野之處被他暗算所以選走前門不曾到後園去御史想來魯學曾與園公分明是兩樣說話其中必有情弊御史又指着魯學曾問老歐道那後園來的可是這箇嘴臉你可認得真麼不要胡亂答應老歐道昏黑中小人認得不十分真像是這箇臉兒御史道魯學曾既不在家你的信却寄與何人的老歐道他家只有箇老婆婆小人對他說的是並無閒人在旁御史道畢竟還對何人說來老歐道並沒第二箇人知覺御史沉吟半晌想道不究出根由如何定罪怎好回復老年伯又問魯學曾道

你說在鄉離城多少家中幾時寄到的信魯學曾道
離北門外只十里是本日得信的御史拍案叫道魯
學曾你說三日後方到顧家是虛情了既知此信有
恁般好事路又不遠怎麼遲延三日理上也說不去
魯學曾道爺爺息怒小人細稟小人因家貧往鄉間
姑娘家借米聞得此信便欲進城怎奈衣衫藍縷與
表兄借件遮醜已蒙許下怎奈這日他有事出去直
到明晚方歸小人專等衣服所以遲了兩日御史道
你表兄曉得你借衣服的緣故不魯學曾道曉得的
御史道你表兄何等人叫甚名字魯學曾道名喚梁

尚賓莊戶人家御史聽罷嘆眾人間日更無正以

如山巨筆難輕判

似佛慈心待細察

公案見成翻者少

覆盆何處不冤含

次日察院小開門掛一面憲牌出來牌上寫道

本院偶染微疾各官一應公務俱候另示施行

本月 日

府縣官朝暮問安自不必說話分兩頭再說梁尚賓自聞魯公子問成死罪心下到寬了八分一日聽得門前喧嚷在壁縫張看時只見一箇賣布的客人頭上帶一頂新孝頭巾身穿舊白布道袍口內打江西

鄉談說是南昌府人，在此販布買賣，聞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趕回，存下幾百疋布，不曾發脫，急切要投箇主兒，情願讓些價錢，衆人中有要買一疋的，有要兩疋三疋的，客人都_不肯，道：「恁地零星賣時，再幾時還不得動身？」那箇財主家一總脫去，便多讓他些也罷。梁尚賓聽了多時，便走出門來問道：「你那客人存下多少布？值多少本錢？」客人道：「有四百餘疋本錢，二百兩。」梁尚賓道：「一時間那得箇主兒？須是肯折些方有人貪你。」客人道：「便折下來兩也說不得，只要快當，輕鬆了身子，好走路。」梁尚賓看了布樣，又到布船

上去翻復細看口裡只講好布好布客人道你又平
做箇要買的只管翻亂了我的布包擔閣人的生意
梁尚賓道怎見得我不像箇買的客人道你要買時
借銀子來看梁尚賓道你若加二肯折我將八十兩
銀子替你出脫了一半客人道你也是跌話做經紀
的那裡折得起加二況且只用一半這一半我又去
投誰一般樣擔閣了我說不像要買的又冷笑道這
北門外許多人家就沒箇財主四百疋布便買不起
罷罷搖到東門尋主兒去梁尚賓聽說心中不忿又
見價錢相因有些出息放他不下便道你這客人好

悔之妙

欺負人、我偏要都買了你的、看如何、客人道你真箇都買我的、我便讓你二十兩、梁尚賓定要折四十兩、客人不肯、衆人道、客人你要緊脫貨、這位梁大官、又是貪便宜的、依我們說、從中酌處、一百七十兩成了交易罷、客人初時也不肯、被衆人勸不過道罷、這十兩銀子奉承列位面上、快些把銀子兌過、我還要連夜趕路、梁尚賓道、銀子湊不來許多、有幾件首飾、可用得着麼、客人道、首飾也就是銀子、只要公道作價、梁尚賓邀入客坐、將銀子和兩對銀鐲、共兌准了一百兩、又金首飾盡數換來、衆人公同估價、勾了七十

兩之數與客收訖交割了布匹梁尚賓看這局交易
儘有便宜歡喜無限正是

貪痴無底蛇吞象

禍福難明螳捕蟬

原來這販布的客人正是陳御史裝的他托病開門
密密分付中軍官聶千戶安排下這些布匹先雇下
小船在石城縣伺候他悄悄地帶個門子私行到此
千戶就扮做小郎跟隨門子只做看船的小廝並無
人識破這是做官的妙用却說陳御史下了小船取
出見成寫就的憲牌填上梁尚賓名字就着聶千戶
密拿又寫書一封請顧僉事到府中相會比及御史

回到察院說病好開門。梁尚賓已解到了。顧僉事也來了。御史忙教擺酒後堂。留顧僉事小飯。坐間顧僉事又提起魯學曾一事。御史笑道。今日奉屈老年伯到此。正爲這場公案。要剖箇明白。便教門子開了護書匣。取出銀鍾二對。及許多首飾。送與顧僉事看。顧僉事認得是家中之物。大驚問道。那里來的。御史道。令愛小姐致死之由。只在這幾件東西上。老年伯請寬坐。容小姪出堂。問這起數。與老年伯看。釋此不決之疑。御史分付開門。仍喚魯學曾一起覆審。御史且教帶在一邊。喚梁尚賓當面。御史喝道。梁尚賓。你在

顯金事家，幹得好事。梁尚賓聽得這句，好似青天裡，
聞了箇霹靂，正要硬着嘴分辨，只見御史教門子把
銀鍾首飾與他認贓，問道：「這些東西那里來的？」梁尚
賓擡頭一望，那御史正是賣布的客人，唬得頓口無
言，只叫：「小人該死。」御史道：「我也不動夾棍，你只將實
情寫供狀來。」梁尚賓料賴不過，只得招稱了，你說招
詞怎麼寫來？有詞名鎖南枝二隻爲證。

寫供狀，梁尚賓只因表弟魯學曾岳母念他貧，約
他助行聘，爲借衣服，知此情不合使欺心，緩他行。
乘昏黑，假學曾園公引入內室門，見了孟夫人，把

金銀厚相贈，因留宿，有了奸騙情，三日後學曾來將小姐送一命。

御史取了招詞，喚園公老歐上來，你仔細認一認。那夜間園上假裝魯公子的，可是這箇人？老歐睜開兩眼看了，道：「爺爺正是他。」御史喝教早隸把梁尚賓重責八十，將魯學曾枷杻打開，就套在梁尚賓身上，令依彊奸論斬發本縣監候處決。布四百疋，追出，仍給舖戶取價還庫。其銀兩首飾給與老歐領回。金釵金銀斷還魯學曾，俱釋放寧家。魯學曾拜謝活命之恩，正是：

奸如明鏡照

思喜覆盆開

生死俱無憾

神明御史臺

却說顧僉事在後堂聽了這番審錄驚駭不已候御
史退堂再三稱謝道若非老公祖神明燭照小女之
冤幾無所伸矣但不知銀兩首飾老公祖何由取到
御史附耳道小侄如此如此顧僉事道妙哉只是一
件梁尚賓妻子必知其情寒家首飾定然還有幾件
在彼再望老公祖一并逮問御史道容易便行文書
仰石城縣提梁尚賓妻嚴審仍追餘贓回報顧僉事
別了御史自回却說石城縣知縣見了察院文書監

中取出梁尚賓問道：「你妻子姓甚？這一事曾否知情？」
梁尚賓正懷恨，老婆答應道：「妻田氏因貪財物，其實同謀的，知縣當時覈票差人捉田氏到官，話分兩頭，却說田氏父母雙亡，只在哥嫂身邊針指度日。這一日哥哥田重文正在縣前，聞知此信，慌忙奔回，報與田氏知道。田氏道：『哥哥休慌，妹子自有道理。』當時帶了休書，上轎逕擡到顧舍家來，見孟夫人，夫人發一箇眼花，分明看見女兒阿秀進來，及至近前，却是一個鷓鴣生標緻婦人，吃了一驚，問道：「是誰？」田氏拜倒在地，說道：「妾乃梁尚賓之妻田氏，因惡夫所爲不義，只」

恐連累預先離異了。貴宅老爺不知求夫人救命。記罷。就取出休書呈上。夫人正在觀看。田氏忽然扯住夫人衫袖大哭道。母親。俺爹害得我。好苦也。夫人聽得是阿秀的聲音。也哭起來。便叫道。我兒。有甚話說。只見田氏雙眸緊閉。哀哀的哭道。孩兒一時錯悞。失身匪人。羞見公子之面。自縊身亡。以完貞性。何期爹爹不行細訪。險些反害了公子性命。幸得暴白了。只是他無家無室。終是我母子擔悞了他。母親若念孩兒。替爹爹說聲周全其事。休絕了一脉姻親。孩兒在九泉之下。亦無所恨矣。說罷。跌倒在地。夫人也哭昏

了。管家婆和丫鬟養娘都團聚將來，一齊喚醒。那田氏還呆呆的坐地，問他時全然不省。夫人看了，田氏想起女兒，重復哭起。衆丫鬟勸住了。夫人悲傷不已，問田氏可有爹娘。田氏回說沒有。夫人道：「我舉眼無親，見了你，如見我女兒一般。你做我的義女，肯麼？」田氏拜道：「若得伏侍夫人，賤妾有幸。」夫人歡喜，就留在身邊了。傾僉事回家，聞說田氏先期離異，與他無干，寫了一封書帖和休書，送與縣官，求他免提，轉回察院。又見田氏貧而有智，好生敬重，依了夫人，收爲義女。夫人又說起女兒阿秀負屈一事，他王叮囑囑休

絕了魯家一脈姻親如今田氏少女何不就招贅公
子爲婿以續前姻顧僉事見魯學曾無辜受害已是
懊悔今番夫人說話有理如何不依只怕魯公子生
疑親到其家謝罪過了又說續親一事魯公子再三
推辭不過只得允從就把金釵鈿爲聘擇日過門成
親原來顧僉事在魯公子面前只說過繼的遠房姪
女孟夫人在田氏面前也只說贅箇秀才並不說真
名與姓到完婚以後田氏方纔曉得就是魯公子公
子方纔曉得就是梁尚賓的前妻田氏自此夫妻兩
口和睦且是十分孝順顧僉事無子魯公子承受了

他的家私發憤攻書。顧僉事見他三場通透，送入國子監。連科及第，所生二子：一姓魯，一姓顧，以奉兩家宗祀。梁尚賓子孫遂絕。詩曰：

一夜歡娛害自身

百年姻眷屬他人

世間用計行奸者

請看當時梁尚賓